

KILL A DREAM

杨林清/著

人性的深渊难以洞见，  
但其中一定栖息罪恶。  
偷窥一眼，  
便是浩劫。

# 九重天

精神分裂者的  
异度空间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KILL A DREAM

杨林清/著

# 九重木

精神分裂者的  
异度空间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## 目次 | Contents

---

### 第壹部分 异度空间

第一章 死尸 / 2

第二章 艳遇 / 13

第三章 鬼话 / 25

第四章 剥皮 / 39

第五章 噩梦 / 54

第六章 矛盾 / 69

第七章 鬼号 / 79

第八章 陈血 / 92

第九章 彼岸 / 108

第十章 自燃 / 128

## 目次

Contents

---

第十一章 刨尸 / 139

第十二章 怪谈 / 156

第十三章 救命 / 176

第十四章 十年 / 189

第十五章 设局 / 206

第十六章 地狱 / 216

第十七章 报应 / 237

第贰部分 撕裂噩梦

第十八章 结局 / 266

## 第壹部分 异度空间

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是猎手，却忘了身在他的彀中。

## 第一章 死尸

504 门口，黑猫孤独地蹲着，目不转睛地盯着房门看。仿佛它的眼睛可以透过木门，看到里面的一切。一个老人，凄凉地死去，死后无人知，直至尸体腐烂。

我养有一只猫，通体黑透，没有一根杂毛。

传说中，猫是一种很神奇的动物，可以看到许多人眼看不到的东西。但传说只是传说，谁也不会将自己的命运、生活与一只猫联系在一起。然而现在，我开始对我的黑猫敬畏起来，在我那次搬家之后。

二手买的两室一厅，装修之后，如同新房一般——装修不是我搞的，而是前任房东。我买下房子，带着铺盖就住进来了。

房子很僻静，小区里有许多的树。我住在四楼，推开各扇窗户，都可以看到亭亭如盖的树冠。也就是说，我的房子一年四季，都进不了阳光。能够自由出入的，只有清风、虫噪与鸟鸣。于是阴气十足。

我喜欢这种幽静。我喜欢树木的青色甚于阳光的金色。也许我天生阴郁，体内流动着黑色的血液，与阳光格格不入。

邻居也都很安静，安静得我几乎看不到他们。天黑的时候，我很少听到人声、电视声，一切与人气有关的声音。于是我每次都把音响开得很大声，但

是从来没有人会上来敲门抗议。

但我知道，楼里还住着其他人。因为偶尔我在傍晚或者黑夜里出去的时候，会看到楼道里的灯亮着。这绝对不是清洁工或者是巡楼的保安干的。事实上，这栋楼就没有清洁工来打扫过卫生，连收垃圾的都没有。所以每次我都要下到一楼，把垃圾放在一楼的铁门外边。保安？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。

那么开灯的人，只可能是楼里的住户，并且应该是在我的楼上——但具体是5楼还是6楼，我就不清楚了，也没有兴趣知道。对了，我的房子是404。

我很喜欢这个404，因为这片天地只属于我一人，在里面可以无拘无束，随心所欲，不被打扰。这种感觉，就像从被紧缚的麻袋里释放出来一般，通体舒畅。

不过黑猫似乎不喜欢。

在从前的屋子里，黑猫和普通的猫一样，喜欢在沙发上奔跑；喜欢站在铁门后，看着从门口经过的人们，并试图从铁门后伸出爪子去触碰；偶尔会蹲在窗台上，出神兼失落地望着麻雀自由地在空中上下翻飞。唯一的异处是，它几乎不叫，除了我给它按摩时，它的喉咙里会发出胡噜胡噜的声音，以示舒服。

它是我从路边捡来的，或者说，是我请回来的。

当时，我在下班的路上，走过小区的花坛。它踞在花坛上，推倒了一个花盆，刚好跌在我的脚边。

我受到惊吓，止住了脚步。

这时，一道黑影从天而降，砸落在我的跟前。

那是一个跳楼自杀的人。我从未如此近距离地看到死亡。我看到她的脑袋率先碰到了坚硬的水泥地面，摔得像个砸开裂了的西瓜。我还看到了她的抽搐，痛苦的抽搐，每一下都扯动着我的心，堵住呼吸。

如果不是黑猫踢落了花盆，这名为情自杀的女子，将会带着她的仇恨罩在我的身上。那时，我恐怕与她一般，躺在地上，抽搐不已。

在小区的居民围拢上来之前，我抱起黑猫，仓惶离去。黑猫蜷缩在我的怀里，一动不动，似乎早已认定我是它的归宿。而我亦从它的体温中感到一丝的温暖，慰藉了目睹死亡而惊悸不已的心。

从此我与它互为取暖，相依为命。

## 九重梦

黑猫很乖巧，极少干扰我，或者弄乱屋子。所以我也放心地任它自由出入家中，除了卧室——猫终究是猫，再乖巧的猫，进了卧室，都会喜欢钻进温暖的被窝。而我不愿与一只猫同眠。于是卧室的门始终对它关闭。

先前，它接受了这样的安排，然而搬到新家之后，它却开始拒绝。

搬家的第一夜，我劳累不已，早早歇息。睡得正酣之时，忽然听到门外传来咚咚的声音，伴随着低低的猫叫声。

黑猫深夜叫春撞门？我诧异了一下。然而疲倦之下，我无意起身。

猫在门外徘徊了近十分钟，终于焦躁了，开始用爪子刨起门来。

深夜里，猫爪刮擦着木门，声音尖锐而刺耳。

我终于受不了，爬了起来，把门打开，放它进来。

然而，它却不进来，而是站在门口，弓着背，毛发竖起，对着卧室里低低地叫着。

寒夜中，我裹着单薄的睡衣，面对一只发狂的小猫，实在欠缺耐心。于是我伸手准备去关门。

黑猫叫了一声，窜进屋来，跃上了床，来回奔窜，似乎在追赶着什么。

在我的眼中，它只是把我的床弄得乱七八糟。于是火起，将它揪住。

黑猫掉转过脑袋，绿色的眼珠子对着我。它的眼神让我打了个哆嗦。

我说不出它眼神里的内容，但我可以确认的是，它的眼神让我感到害怕，或者说，它眼珠子里的东西让我感到害怕。

谁都知道，猫眼碧绿如翡翠，而我却看到黑猫双眼血红如玛瑙，然后，在一片血色之中，有一个黑点，那是一个身影！

但很快，我就驱散了这种令人不安的想法。我把它拎出了卧室，找了条绳子，将它拴了起来。

黑猫拼力挣扎，甚至还咬了我的手。这使我越发恼怒，就坚决地把它绑缚了起来。

做完这一切，我继续睡觉去了，留下黑猫独自在客厅里低低叫唤，声声焦灼。

我躺回温暖的被窝，原先浓浓的睡意却全都消失。我抓过放在枕边的手机，看了下时间，00:20。亦即，黑猫开始不安的时间，应是从午夜十二点开始。



午夜十二点，躲在厚厚的羽绒被子下，我打了个寒战。

午夜十二点，一天的结束，一天的开始。亦是，人间统治的结束，黑暗势力的出动。那么，在我的屋中，在漆黑之中，在沉寂之中，有什么东西在蠢蠢欲动吗？

手机幽幽的光芒映出了我眼神里的惊惶，随即消逝。黑暗倾拢了上来，像一个狞笑着的巨大恶鬼，冲我扑了过来，将我压于身底之下。

午夜。黑暗。幽寂。血色猫眼里的身影……

我翻了个身，将所有的不安幻想全都压在了身下，闭上眼，竭力地让自己重新陷入睡眠中。

室外，有风肆虐而过，吹动树枝疯狂地敲打着窗户，如同有魔鬼意欲破窗而入。

墙上，时钟的秒钟滴答滴答作响，如同割开的手腕，滴落的血液撞在地板上的声音。

我辗转反侧着，无法入寐。

是被猫搅了梦局吗，抑或是，我害怕四周潜伏着鬼怪，在我睡着之后趁机作祟？

我感觉到了一种危机。我觉得这个屋子里，潜藏了我所不知晓的秘密，只是被掩藏进全新的装修背后。

隐约之中，我感觉有个人在我的身后缓缓地升起，狰狞的脑袋向枕边的我靠来。

我睁开了眼，飞快地转过了身。枕头边空无一人。

有风挤过门窗的缝隙，进入房间。我感到温度陡然降了十度。裸露在被子外的脖子与脑袋，有寒意侵入皮肤。

我长出了一口气，掖紧了被子，继续合眼睡觉。

梦，七零八落，就像是一匹布，被猫扯得支离破碎。渐渐地，梦境清晰：漆黑的棺材缓缓地被放下，绳索很长很长，仿佛下的是十八层地狱。棺材终于落定。黄土铲起，落下，砸在棺材上，“噗噗”作响，似含呜咽之声。

棺材里，躺着一个人，似乎是……我。我不是躺在床上安静地睡觉吗，怎么躺在棺材里了呢？莫非他们要将我活埋？我忽地惊醒，猛烈地拍着棺材。回

## 九重梦

应我的，只有不断落下的黄土。棺材所承受的黄土越来越厚，棺材里的空气越来越稀薄。我的力量越来越弱，最后只能无力地用长长的指甲在棺材板上抠着，抠着，发出刺耳的声音。

就在我感到窒息之时，棺材板忽然被打开。一张女人的脸窜到我的眼前。这是一张腐烂的脸，被黄土埋了很长时间，滴着黄色的脓水，散发着尸臭的恶心气味。她对我笑着，开口道：“你在叫我？”

一滴尸水掉入我的口中，让我的胃翻江倒海起来。

我猛地坐起，手抚胸口，大口大口地呼吸，恶心感久久未能褪去。

门外，传来猫爪挠门的声音。难道它自己解开了绳索？难怪梦中以指甲抠棺材板的一幕如此清晰。

我擦了一下嘴。嘴边隐隐有腥臭的味道。我皱了皱眉，开门，打算去漱一下口，祛除恶心感。

门外，黑猫见了我，低低地叫了一声，分不出其中的情感。它的双眼仍死死地盯着门后，身体的每一块肌肉都保持着紧张的状态，然后，步步后退。

我没有注意到黑猫的表现，我只怔于时钟上的时间——00：50。从我重新上床安眠到梦醒，前后只用了三十分钟？

三十分钟，似乎只是我睡着的前奏吧？

人的大脑只有进入深度睡眠时，才可能做梦。而睡眠是由浅入深。从轻度睡眠到深度睡眠，一般需要两个小时。

于是，那个梦，更像是谁硬塞给我的，比如……黑猫。

我双脚钉在了客厅，转身去看黑猫。它退至我的脚边，全身竖起的毛，渐渐地平复。

我默然着，去卫生间，稍微洗漱了一番。

所有的困倦都被水冲去。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点燃了一根香烟。黑猫蜷缩在我的身边，舔着身上的毛，一如往常。

枯坐了大概半个小时，我起身，熄灭了灯，准备进房。

黑猫惊起，飞奔至卧室前，堵在门口。

我怜爱地抱起它，往卧室走去。

就着路灯漏进的一点光芒，我依稀看到，黑猫的眼睛里亮晶晶的，仿佛……绝望的眼泪。

猫也会流泪？

这个念头一闪而过。进屋后的我，很快被另外的不对劲儿所吸引：屋里的空气极其污浊，类似于梦中棺材里的空气。

一个人居住的卧室，即便门窗紧闭，会有这样的空气吗？

头顶上传来沙沙沙的声音。是宠物奔跑的声音吗？可为什么我听着那么像黄沙泼在棺材板上的声音呢？

难道我住的卧室，是一个巨大的棺材？

黑暗之中，似乎有一声沉重的叹息响起，在床头的某个角落里。

我全身的血液霎时一滞。我感觉到黑猫的身躯抖动了一下，紧接着，它挣脱了我的手，奔入黑暗中。

树影和窗帘遮住了路灯微弱的光芒。在午夜的卧室里，我什么都看不到，无论是潜藏的危险，还是与黑暗融为一体的黑猫。

我没有开灯，只是打开了阳台的门。

有寒风呼啸而入，就像攻城成功的士兵，高呼着“抢钱、抢粮、抢女人”。

我的心幽幽地动了一下，觉得我做错了什么事，但什么都没补救，只是退回床边，上床，安睡。

黑猫消失了，而我竟然渐渐地睡着了。

我越睡越冷。仿佛有一个自冰窟里捞起的人，紧贴着我睡，将它身上的寒意一点一点地渗进被子里，注入我的骨髓、血液中。

我终于被冻醒了，全身僵硬，半身麻痹。奇怪的是，我竟然直直地躺着，而不似正常情况下因抵御寒冷而缩成一团。

这种情况，只有当有人搂着我、抵着我的腿一起睡时才可能发生。

我的心比身体更冷。

手机的屏幕幽幽闪亮，如同黑暗中突然睁开的一只眼，将我吓了一跳。

我暗暗咒骂了一声。诺基亚的手机，每隔一会儿就会自动闪亮一次，就像

## 九重梦

一个失宠的小孩，时时要制造出一点动静，让你意识到他的存在。

冰冷的被窝，让我找不到留恋的欲望。我起身，披了件厚厚的睡袍，拉开窗帘。

屋外，天色依然浓黑如墨。有风吹动树枝，猛地从我的眼前掠过，就像是有个人冲上来欲给我一拳。我惊退了一步，心脏猛烈地跳动起来。

房间里，满满蓄积的，都是不安的感觉。

通往阳台的门开着。十二月凛冽的寒风肆无忌惮地扑进来。隔着黑暗和衣服，我看不到苍白皮肤上浮起的鸡皮疙瘩。

我走上阳台，藏于黑暗之中，呼吸着早晨清冽的空气。夹杂着树阴的空气，让我饱受香烟摧残的肺感到很舒服。

“鬼啊……”一声惊叫打断了我的享受。路灯下，一个早起的清洁工，面色扭曲，面朝着我，步步后退，紧接着扔掉手中的工具，逃命似的狂奔而走，留下的号叫声飘荡在清晨的天空里，久久消逝不去。

声浪一波波地传递过来，如同惊涛拍岸般，将我浇了个透心凉，阵阵发痛。我慌乱地转身。四周一片阒寂，空无一人。只是我的目光，穿透不了身后卧室里的层层黑幕，似乎那里是视线的禁地。

是她见鬼了，抑或是我撞鬼了却不自知？

寒气一点一点地凝聚着，让我全身的血液运行不畅。

喵的一声，黑猫幽幽地从卧室里踱了出来。

夜里它去了哪里呢？我没有在床上感应到它。莫非屋里有比被窝更温暖的地方，或者是，被窝于它，失去了温暖的含义？

我抱起黑猫。它的体温似乎与我一般冰冷。

“两个人的寒冷靠在一起，就是微温。两个人的微温靠在一起，不怕寒冷。”孟庭苇唱的。我很喜欢的歌词。

在寒冷的清晨里，我多了一层体会。

我看到对面有人被清洁工的叫声惊起，紧接着传来窗户被仓促关上的声音。没有人好奇地出来探看，而是直接关紧门窗。莫非……他们对这样的事情早已

习惯？

我突然涌出一个念头：清洁工所说的“鬼”会不会是我？

我去了卫生间，照着镜子。没错，里面的人是我，除了憔悴一点外，没有其他什么森森鬼气。只是……

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我有一种极度的不舒服感。我总觉得镜子里反射出了另外一双眼睛，在盯着我看。

我毛骨悚然，急遽转身。身后只有惨白的日光灯影。

黑猫立于盥洗台上，用爪子缓缓地挠着镜子，声音令人说不出的难受。

我对着镜子勉强笑了笑。

出了卫生间，天色已亮。曙光打扫走了房间里的阴郁，给人安宁。我重新上床，不久即坠入梦乡。

梦中，依然并不安稳，仿佛黑猫淘气地在被窝里钻来钻去，将睡眠驱逐成了一只受惊的小老鼠，蜷缩于黑洞之中，惊惧于外面的危险。

我是被一阵喧闹声吵醒的。睡眠惺忪地起来，衣冠不整，推开了门。

门内门外，一样的惊惶骚动。不同的是，他们是人群骚动，而我是内心骚动。

门外，几名警察用担架抬着一个黑色的裹尸袋正从五楼下来，神色难看到了极点。一股恶臭扑鼻而来，让人作呕。后面远远地跟着一名掩着口鼻假装哭号的女子。

见到我开门出来，警察与女子都大吃一惊。一名警察身体一震，手一松，担架脱落。

一阵惊呼。

裹尸袋顺着楼梯滚落下来，一直滑到我的面前，拉链破开。

我看到了一个人头。一个高度腐烂的老人头。

我第一反应是后退了一步，捂上了嘴巴。是嘴巴，而不是鼻子。

现场一片狼藉。

四名急于弥补自己过失的警察，在担架失衡之后，慌张地想要去抓住裹尸袋。无奈他们出手慢了一点，结果是他们的脚步在楼梯上踏空，于是有人摔倒，

## 九重梦

摔倒的同时，还紧紧地拽着担架。担架那头，连着另外两名警察。所以，三名敬业的警察全都摔倒了。第一个率先放手的警察下意识地躲闪，但却一个趔趄扑倒在地。不偏不倚，刚好扑在尸身之上。

一场撕心裂肺的呕吐，连站在旁边的我都被感染了，嗓子年间泛起阵阵干呕。

一直在哭号的女子停止了哭声。她看我的眼神，比看到裹尸袋里的老太太更为恐惧。她甚至做了一个更为夸张的反应：昏厥了过去。

听到声响，从五楼快步下来一名貌似领导的警察。他见到我立于404门口，脚步一滞。

“你是谁？”他隔着段距离问我。

“我？”我眨了眨眼睛，说，“我新搬来的。”

“一个人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你好大的胆子。”他吐了口气。

这句话让我感觉怪怪的。在我的印象里，它最经常出现的场合是古装剧里，大小官员端坐在高堂上，对匍匐于地的犯人大声呵斥，吐出此句。当然了，警察大人完全不是呵斥的口吻，更像是一种感叹。

住在404房间里，难道，要比躺在裹尸袋里胆子更大吗？

我有点不解。

未等我将疑问抛出，他先来了疑问：“你住在404，那你楼上504的住户，在浴室里死了一个多月，你竟然没有半点发觉吗？”

我继续眨了一下眼，“我昨天才搬过来的，之前闻到过一点臭味，以为是谁家养了宠物，没有在意。再说了，我住404，一般不会经过504门口。这个问题，你应该问五六楼的邻居们才对。他们天天进出，更易察觉。”

警察领导凝视了我几秒，道：“你不知道这栋楼的状况吗？”

我疑惑地摇了摇头。

警察领导眼中闪过一丝犹豫，最后化作一声叹息，道：“你应该跟你的邻居多沟通点，特别是楼上602的住户。”他将“602”加重了一下语调。

我怔忡了一下，抬眼望上望去。

我看到了一个面无表情的人，站在了五楼楼梯的角落里。我看不到他的眼，但我可以看到他脸上的苍白以及木然。眼前恶心的一幕，他竟然可以无动于衷地承受下来。

我的心，微地颤了一下。

警察领导替换过那名吐到瘫软的警察，抬起担架，将老太太的尸体重新放置其上，下了楼。

可我的门口，一地的混合呕吐物所形成的肮脏，谁来收拾？

我掩上了门，不去想这个问题，因为我的头脑里，亦凌乱狼藉如斯。

屋内，黑猫两眼亮晶晶。

我与它久久相望，脑海中漂浮起了一个问题：昨天夜里，它的奇怪行为，是否因为察觉到了楼上的死尸？抑或，它看到了死魂灵飘荡于楼间？

如今死者已得归安，那么黑猫是否会恢复安宁？

黑猫似乎明白我的想法，摆了摆脑袋，低低叫唤了一声，走开了。

这一刻，我真恨人与猫之间无法沟通。

一整天里，我待在屋里，毫无胃口。任何食物在我的眼中，都化作裹尸袋里老太太嘴中白花花的蛆虫。

然而到傍晚时，我终于熬不住饿，出门去了。

门外的恶心的东西，已被简略清除掉。所谓简略，是指用水冲刷过，然后用大扫把草草扫过。其结果是脏污不再那么集中，然而污染的面积却大大扩增。

我叹了口气，从屋里拿了个水桶和扫把，重新清洁了一遍。

老实说，那股味道太难闻了。幸好我胃里空空如也，呕不出来。

收拾完，我抱着黑猫下楼。楼上的一户以及楼下的102都在搬家。兴许是受了早上抬尸的刺激吧。我暗想。

经过102时，我犹豫了一下，止住脚步，问站在门口指挥搬家的男主人：“搬家呀？”

男主人警觉地看了我一眼，阴沉着脸点了点头。

我递过去一根烟，假装不在意地问道：“买新房子了？”

男主人接过烟，脸色稍微和缓些，“没，只是不敢再在这里住下去了。”

我脱口而出：“为什么呢？因为早上死了个老太太吗？”

男主人盯着我看了会儿，突然脸色大变道：“你就是新搬到404的？”

我点了点头，道：“是啊，昨天刚搬过来。”

男主人像是遇上了怪物一样，惊恐地后退了两步，道：“你难道不知道这整栋楼都是个凶宅，而你404……”后半句被他咽进了肚子。

我强自镇定，道：“不会啊，我觉得这里环境很幽静，很舒适。”忽地想起一事，道：“你是说早上那老太太，不是正常死亡的？”

以前看过许多报道，说孤寡老人独居，死后长期无人知晓。我以为504的老太太亦是这样的命运。

男主人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从表面上看，老人是自己摔倒在浴室死亡的，但真实的原因，恐怕就没人知道，或者说，没人敢知道了。”

我追问道：“你是说谋杀？”

男主人噤声道：“这个……我就不方便说了。不过小兄弟，我劝你一句，要是不想跟504一样的命运，最好早点搬走吧。这里不宜住人。”

我沉默了一下，对他道了声谢，继续去寻我的晚餐去，却听到男主人在后面叹道：“唉，买什么房子不好，偏要买404这鬼宅。老李头也真是缺德到家了。”

老李头是卖我房子的人。我有所明白了，为什么在房价涨得如火箭般快速的今天，他却以白菜的价格抛售。

是我太贪便宜吗？谚语说，贪小便宜吃大亏。我会为一套便宜房子赔上性命吗？

我勉强笑了笑，暗道：“都是迷信。”



第二章  
艳遇

在悸动不安的午夜，黑猫的古怪行为，床底的苍蝇尸体，美女的突然来临，混合成了一杯血腥玛丽鸡尾酒，阴森、辛辣却又让人欲罢不能。

我在外面随便吃了点东西，并为黑猫点了一条鱼，用一次性饭盒盛了放在桌面上。黑猫吃饭很乖巧，不会糟蹋食物，亦不会弄脏桌子。

回来时，天色已暗。空荡荡的胃被填饱之后，很温暖，很舒服。

黑猫盘踞于我的肩膀之上。那感觉有点像架鹰。可惜没那么神气，大概在外人眼里，还有一点滑稽吧。

我想起了牛顿的那句名言：“如果我看得比别人更远些，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”。世人总将它理解成是谦虚之言，可我却觉得，那骨子里，透出的是一种睥睨众生的傲然之气。当你可以踩在他人——哪怕是个侏儒的肩膀之上时，你都会感觉到整个世界都在自己的脚下。

所以每次黑猫盘踞于我肩膀上时，都是高昂着头。即便是畜生，亦会享受高人一等的骄傲感。

然而当它看到朱晴时，它所有的快感全都消失殆尽。它甚至惊惶地从我的肩膀上跳下，钻入我的怀抱里，将头扭向背对着朱晴的方向。

我的眼睛，却紧紧地盯着朱晴。